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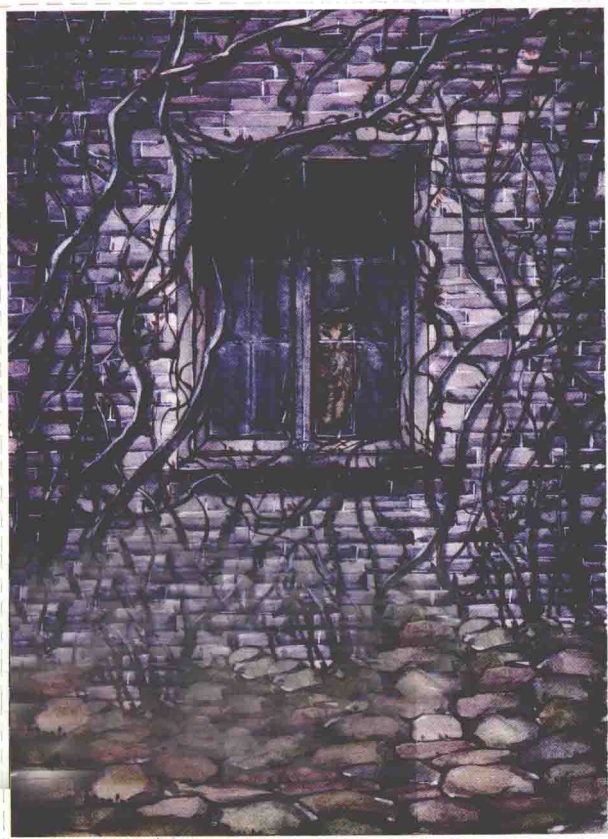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作品 15

怪屋

Agatha Christie

Crooked House

(英) 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 陈杰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作品集⑮

怪屋

Crooked House

Agatha Christie®

(英)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陈杰 译

Crooked House

Copyright © 1949 Agatha Christie Limite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www.agathachristie.com

Agatha Christie® AGATHA CHRISTIE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in the UK and/or elsewhere. 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under license from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本书由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授权新星出版社以简体中文版独家出版发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屋 / (英) 克里斯蒂著; 陈杰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133-1460-2

I. ①怪… II. ①克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5882 号



怪屋

(英)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; 陈杰 译

责任编辑: 鲍 静

统筹编辑: 王 欢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插图: 宣 和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7.375

字 数: 105千字

版 次: 2014年5月第一版 2014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460-2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，我在埃及结识了索菲娅·利奥尼迪斯。她在外交部驻埃及的派出机构担任相当高的管理职位。我和她是在公务场合相识的。尽管当时索菲娅还非常年轻——时年二十二岁——但我马上便对她青云直上所凭借的超高效率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除了顺眼的长相以外，她还具有敏锐的思考力和令人轻松愉悦的幽默感。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。她是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。我们经常一起吃饭，有时还会出去跳跳舞。

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。只是在欧战临近结束、被征调到东方战场时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意愿：我爱着索菲娅，我想娶她为妻。

感知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正在牧羊人餐厅吃饭。对我来说这不过是确认了一个长久以来已经知道的事实而已，所以一点儿都没有觉得吃惊。我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待她——不过看到的还是长久以来已经熟稔的那个她。我喜欢自己所面对的一切：我喜欢她前额上调皮地摆

动的黑发，喜欢她生动的蓝眼睛，喜欢她不屈不挠的扁平下巴，也喜欢她那直钩钩的鼻子。

同时我也非常欣赏她身上裁剪得体的淡灰色套装和笔挺的白衬衫。对三年没看到故土的我来说，索菲娅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英伦气质。我觉得没人比她更英国化了——这么想的时候，我突然疑窦顿生：索菲娅真的像外表显露的那样英国化吗？她的内在是否和外表一样完美无缺呢？

当我们交谈或者讨论诸如好恶、将来以及朋友同事之类的问题时，我经常 would 意识到这个问题：索菲娅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她的故乡和家庭背景。

她知道我的一切——如同刚刚指出的那样，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——我对她却一无所知。她的过去应该不会与常人有很大的区别，但她从来没提过这一点，直到现在我还对她的家世毫不了解。

索菲娅问我在想什么。

我老实告诉她：“我在琢磨你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她说话的语气好像真明白我在想什么似的。

“我们也许要分开几年，”我说，“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英国。但只要回到英国，我便会上来见你，请求你嫁给我。”

她压根儿没表现出惊讶，只是避开我的视线，坐在那儿一个劲儿抽烟。一时间我担心她没理解我的话。

“有件事我绝不会做，”我告诉她，“我不会现在向你求婚。这是行不通的。首先你也许会拒绝我。这样的话我会黯然离去，也许会为了维护虚荣的自尊心而和某个不堪的妇人鬼混在一起。即便你没拒绝我，我们又能怎样呢？结了婚马上离别吗？订婚以后两地相守吗？我不忍心让你这么做。在此期间，你也许会遇上其他人，又因为要‘忠诚于

我’感到有所束缚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诡异时代，聚散离合天天在我们周围发生。我希望你自由独立地回到国内，揣摩好战后的形势再决定未来该怎样做。索菲娅，如果能和你结婚的话，我们必须长相厮守，任何其他的婚姻形式都是我不能接受的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索菲娅说。

“另外，”我说，“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——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。”

“不带过分的抒情色彩吗？”索菲娅轻声问。

“亲爱的——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克制着自己不说爱你——”

她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查尔斯，我明白。我喜欢你处理事情的有趣方法。如果到时候你依然爱着我的话，那你就来——”

这次轮到我打断她的话了。

“这点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查尔斯，任何事都会有疑问的。美梦总是会被不可估测的因素打破。别的不说，其实你根本不了解我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我甚至不知道你在英国的住址。”

“我住在斯温利。”

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那处位于伦敦远郊，拥有三家为城里金融家服务的顶级高尔夫球场的地方。

她用恍惚的声音轻声补充道：“在一处奇形怪状的小屋……”

我看上去一定有几分讶异，因为她似乎被逗乐了，向我强调：“他们都住在一幢狭小的畸形屋里，我所说的‘他们’其实指的是‘我们’，地方也没那么小。不过奇形怪状倒是真的——木头骨架露在山墙外面，外观歪歪扭扭的。”

“你们是个大家庭吗？有很多兄弟姐妹吗？”

“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还有爸爸，妈妈，叔叔，婶婶，爷爷，叔祖母和继祖母。”

“老天哪！”我禁不住惊叫道。

她被我逗乐了。

“其实我们以前并不住在一起。这种状况是战争和空袭造成的——只是我不知道——”沉思的时候她不禁皱起了眉头，“也许从精神上来说我们一直都住在一起吧——在爷爷的监督和保护下住在一起。我爷爷相当了不起。他今年八十多岁，身高不到一米五，但任何人和他站在一起都会相形失色。”

“听起来很有趣。”我说。

“他的确是个非常有趣的人。他叫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迪斯，是个来自斯麦纳的希腊人。”说到这里时她的眼睛闪闪发亮，“我爷爷相当有钱。”

“战争结束后还有什么人会有钱呢？”

“我爷爷会的，”索菲娅满怀信心说，“吸干富人的策略奈何不了他，他反倒会从那些压榨富人者身上捞金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上他。”

“你喜欢他吗？”我问。

“胜过世界上的所有人。”她说。

第二章

两年多以后我才回到英国。这两年非常难熬。我和索菲娅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。她的信件和我的一样不能算作情书，只是些密友间的通信——信里包含一些观点和看法，还有许多对日常生活的感触。然而不论在我自己、还是在索菲娅那方面，我们对彼此的感情反而日久弥坚了，我深信着这一点。

九月灰蒙蒙的一天，我回到了英格兰。树上的叶子在暮光中泛出金色。风一阵阵地吹着。我在机场给索菲娅打了个电报。

刚刚着陆。晚上九点与你在马里奥餐馆共进晚餐。查尔斯。

几小时后，我静下心来坐着看《泰晤士报》，很快就注意到了“婚丧嫁娶”栏目里利奥尼迪斯这个姓氏：

先夫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迪斯九月十九日逝于斯温利山形墙自宅，享年八十五岁。未亡人布兰达·利奥尼迪斯泣告。

下面紧跟着另一条讣告：

利奥尼迪斯家公告。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迪斯突然于斯温利山形墙自宅离世。儿女和众孙辈扼腕。鲜花请送至斯温利山埃尔德里德教堂。

我觉得这两份公告的刊登方式非常奇怪，似乎出了编辑上的错误，把它们弄重复了一样。

但我所关心的还是索菲亚，连忙给她发了第二封电报。

刚看到你爷爷的死讯，我感到非常难过。见面另约。查尔斯。

晚上六点，我在父亲家里接到了索菲亚的回电。

晚上九点在马里奥餐馆，维持约定不变。索菲亚。

和索菲亚重逢的想法使我既紧张又喜悦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漫长得叫人心焦。我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二十分钟到了马里奥餐馆，索菲亚只晚了五分钟。

与你魂牵梦萦的人在离别了很长时间以后重逢，总会令人有那么一点儿震惊。当索菲亚通过旋转门走进餐馆时，我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。索菲亚裹住全身的一袭黑衣震动了我。在场的大多数女人

都穿着黑衣，但索菲亚的衣服一看就知道是丧服——在我看来，她不是那种会在公开场合穿着丧服的人，即便是为了近亲。

我们喝了鸡尾酒——然后找了张桌子坐下。我们的谈话非常热切，聊着开罗的那些旧友。尽管看似有些造作，这个话题却帮我们除去了起初的尴尬。

我对索菲娅祖父的死表达了哀悼之意，索菲娅却平静地说事情来得非常“突然”。接着我们又开始回忆往事。我开始不安地感到有些事似乎不太对头——这种感觉明显不同于起初见面时的那种尴尬。

问题出在索菲娅身上，她显然有点儿不太对劲儿。她是不是想说自己找到了更为喜欢的男人？是不是想告诉我她对我的感情只是“一场误会”呢？

不知为何，我又否定了这种想法——这回我彻底摸不着头脑了，同时继续着假惺惺的谈话。

侍者把咖啡放在桌子上，鞠躬退下以后，气氛终于回归了常态。如同以往许多次一样，我和索菲娅围坐在餐厅桌子两旁，仿佛这些年我们根本没分别过似的。

“索菲娅。”我叫了她一声。

她马上做出了应答，“查尔斯！”

我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感谢老天，总算过去了。”我说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也许是我的错，我太傻了。”

“现在已经没事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已经没事了。”

我们相视而笑。

“亲爱的！”我深情地唤了她一声，然后道出实质性的问题，“你

会马上嫁给我吗？”

她的笑容凝固了。起初的那种氛围又回到了我们之间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查尔斯，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嫁给你。”

“索菲娅，为什么不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变成了一个陌生人？是不是需要时间重新适应我？还是说你有了别人？不——”我没有继续说下去，“我是个傻瓜，不会是这种事。”

“确实都不是。”她摇了摇头，然后低下声音说：

“是因为爷爷的死。”

“你爷爷的死？这是为何？你爷爷的死怎么会影响到你结不结婚呢？你不会是想说——不会是想说钱的问题吧？他没给你留下遗产吗？亲爱的，你听我说——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。”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，“我知道你就像老话说的那样‘只要我这个人’。再说爷爷这辈子也没损失过什么钱。”

“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是因为他的死亡本身——查尔斯，我觉得他不是病死的——而像是被人害死的。”

我吃惊地看着她。

“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？”

“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。起先是医生有疑问。他不肯开死亡证明。现在警察正准备进行验尸，显然是对死因有所怀疑。”

我没有和她争论。索菲娅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，做出的结论应该是真实可信的。

我仍然不知道这和我们的未来有什么关系，不由得急了起来。“这种猜疑还没有得到证实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你爷爷真是被人杀害的，这和我们俩的事又会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有影响。你是个外交人员，妻子的家庭背景相当敏感。请你不要——不要把刚才脱口而出的话再说一遍了。你必定会这么说——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——理论上我也同意。但我是个有尊严的人，比普通人更为注重自己的尊严。我希望我们的婚姻比所有人都好——不希望你为爱而作出牺牲。不过，我也说了，也许最终会没事的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说医生也许会弄错？”

“即便没弄错，只要杀他的是……那也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索菲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说起来有些令人难以启齿，但人终究还是要老实点儿为好。”

她堵住了我进一步的反驳。

“查尔斯，我不准备再多说了。我说得可能已经够多了。今天晚上之所以和你会面就是想亲眼看看你，让你理解我的想法。事情解决之前我们不能安排任何事。”

“至少把情况告诉我吧。”

索菲娅对我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想说。”

“但——索菲娅——”

“查尔斯，我不希望你从我的角度看我们的事，我希望你从外人的观点毫无偏见地看待我们。”

“你要我怎么做呢？”

她看着我，湛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诡异的光芒。

“去问你父亲吧。”她说。

在开罗时，我告诉过索菲娅我父亲是苏格兰场的局长助理。至今他还在给局长当助理。听了索菲娅的话，我的心不由得重重地往下

一沉。

“事情有那么糟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你看见门边单独坐着的男人了吗——就是那个看上去有点儿像退伍兵的冷漠的英俊男人？”

“看到了。”

“晚上上火车时，我在斯温利火车站的月台上见过他。”

“你是说他是跟着你到这儿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觉得我们都——那句话怎么说来着——哦，对了，我们都被人盯上了。他们或多或少地暗示过，让我们不要离开那幢屋子。但我决意要来见你。”

说着她挑衅地扬起了小巧的方下巴。

“我爬出浴室窗户，顺着水管溜了出来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。”

“但警方非常有效率。也许他们看到了我发给你的那封电报。别担心——我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嘛。只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可能就要单独行动了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毫无疑问，这对我们的爱情将是不幸的。”

“不必有疑问，”我说，“也没什么不幸。我和你经历了世界大战，逃过了这么多次死亡，你爷爷的猝死又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呢？顺便问一句，你爷爷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八十五岁了。”

“没错，我在《泰晤士报》上看见过。要我说，他肯定是老死的，任何一个自重的医生都会这么说。”

“如果你认识我爷爷的话，”索菲娅说，“你就会对他的死感到非常意外了。”

第三章

我对父亲的警察工作非常有兴趣，碰到与自身相关的事时却有点儿手足无措。

回来以后我还没见过父亲。回家时他正好不在家。洗澡刮脸换完衣服以后，我又去见索菲娅了。从饭店回家以后，格洛弗告诉我，父亲正在书房里。

父亲坐在书桌前，正皱着眉头审阅一大堆文件。看见我走进书房，他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
“查尔斯，好久不见。”

法国人一定会对如此平淡的久别重逢感到特别失望。

事实上我们的感情相当好。我们彼此欣赏，并且都很了解对方。

“我这儿有点儿威士忌，”他说，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抱歉，你回来的时候我不在。最近真是忙坏了。你来之前正好出了个烦心的案子。”

我靠在椅背上，点燃了一支烟。

“是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迪斯的案子吗？”

他的眉毛突然往下一沉，飞快地打量我一眼。语气礼貌而严谨。

“查尔斯，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这么说，我没说错，是吗？”

“你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“我有我的消息渠道。”

父亲没插话，等待我继续向他解释。

“我的消息来自利奥尼迪斯家族内部。”

“查尔斯，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你也许不会想听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在开罗遇见了索菲娅·利奥尼迪斯，并很快爱上了她。刚才我和她见了一面，而且还在一起吃了饭。”

“和你吃了饭？是在伦敦吗？真想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，警方要求他们全家——礼貌地要求他们全家——暂时别外出。”

“我知道。她是顺着水管爬下来的。”

父亲抿起嘴唇，露出微笑。

“看来是个挺有活力的小姑娘。”他说。

“但警察也不是等闲之辈，”我说，“一个退伍军人模样的家伙跟她到了饭店。我一定会出现在你得到的报告里。身高一米八，棕黄色头发，棕黄色眼珠，一身深蓝条格便装。”

父亲死死地盯着我。

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爸爸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介意吗？”我问。

“放在一星期之前，我当然不会介意。利奥尼迪斯家族属于名门之列——那女孩也会继承很多钱。我了解你，你是不会轻易为女孩神魂颠倒的。但就目前来看——”

“爸爸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

“也许没什么关系，只要——”父亲欲言又止。

“只要什么？”

“只要杀他的是那个人，你和她结婚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父亲和索菲娅同一天晚上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表达方式。我开始有了兴趣。

“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”

父亲严厉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你对这件事了解多少？”

“一点儿都不了解。”

“一无所知吗？”他看上去很惊讶，“女孩什么都没告诉你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说她宁愿——她宁愿让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。”

“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。”

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？”

“查尔斯，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说。”

父亲皱着眉头在房间里来回乱走。他点燃了一支烟，不知不觉间，烟就燃尽了。看来父亲真的是烦心极了。

“你对利奥尼迪斯家了解多少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
“基本一无所知。我只知道老头儿有许多儿孙，具体的家族关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

我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最好把情况跟我介绍一下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坐了下来，“那我就从头跟你讲阿里斯蒂德·利奥尼迪斯的故事吧。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到了英国。”

“一个来自斯麦纳的希腊人吗？”

“你已经知道得这么多了吗？”

“我所知道的也就到此为止了。”

门开了，格洛弗进门报告说塔弗纳总督察已经到了。

“塔弗纳分管这件案子，”爸爸说，“我们最好请他进来。他一直在调查利奥尼迪斯家的情况，知道的应该比我多得多。”

我问他案子是不是地方警察捅上去的。

“那里是我们的管辖范围。斯温利是大伦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”

我向进门的塔弗纳总督察点了点头。我和塔弗纳相识已久。他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，并对我的安全归来表示了祝贺。

“我正在跟查尔斯介绍案情，”父亲说，“塔弗纳，如果我说错了请及时帮我纠正。利奥尼迪斯一八八四年抵达伦敦，先是在索霍区开了家小型餐馆，然后以令人惊诧的方式进军饮食业。很快他就开了七八家连锁餐馆。这些餐馆马上有了赢利。”

“他经手的事从来没出过差错。”塔弗纳总督察说。

“他在做生意方面很有一套，”爸爸说，“经过一番努力，他成了伦敦大多数知名餐馆的后台老板。之后又开始承办筵席。”

“他的生意很多，”塔弗纳说，“二手服装和廉价珠宝，只要有钱赚的他都不会错过，”他深思熟虑地说，“他就是个骗子。”

“他贪赃枉法了吗？”

塔弗纳摇了摇头。

“这倒还不至于。他的确是个骗子，但还不至于违法，他所做的事从来没超过合法的范畴。他想尽一切办法钻法律的空子。尽管上了年